

日者列傳

太史公自序

史記

龜策列傳



貨殖列傳

范蠡計然 子贛

白圭 倚頓

高氏保 寡婦清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史記一百二十七

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曰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田而不可以此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此然則古人士以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索隱曰案名卜筮曰日者以墨子所以卜筮占候時日通名日者也故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之索隱曰案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由漢興者謂

漢自文帝卜太橫之後其卜官更興盛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

索隱曰按云楚人而太史公不序其系蓋楚相司馬子期子反後姓

也季主見列仙傳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

博士同日俱出洗沐正義曰漢官五一假洗沐也相從論議誦

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

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醫之中今

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

數中以觀采索隱曰卜數術術數也音所具反劉氏云具數筮之亦通筮必以易易用大衍之數

也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

少人司馬季主間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

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

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

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

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

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默然而悟

獵纓正襟危坐索隱曰獵攬也攬其冠纓而正其衣襟謂亦變而自飾也危一作免謂俯俛為敬

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

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索隱曰音鳥故反司

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

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

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

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

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  
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  
以得人情索隱曰謂卜者自矜誇虛高人祿命以  
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  
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耻故謂之卑  
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  
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  
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  
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  
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

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

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

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

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索隱曰疵

音熾趨而言索隱曰熾音熾相引以勢相導以利

比周賓正徐廣曰客旅謂之賓以求尊與言以受公奉

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

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

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

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

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狄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能調歲穀不孰不能適索隱曰音釋適猶調也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索隱曰奉音扶用反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鷦巢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藜成林使君子退而不

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丑君子義也今夫卜者

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按式正

其徐廣曰式音拭。索隱曰按式即拭也旋轉也拭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網加地之辰故云旋式其者筮之狀正其蓋謂下以作卦也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

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

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

索隱曰謂若卜之不祥則式不收也卜吉而後有故云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

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傲文

王八卦索隱曰傲音方往反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

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

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良忠臣  
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  
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  
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  
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  
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  
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室若  
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藏  
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

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  
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  
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  
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  
亡公書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庶  
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  
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  
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  
其欲多言誇嚴徐廣曰一作險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  
成功畫患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

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三言而知之哉三言不厭  
多故駢駢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  
為羣去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  
隱以眩眾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  
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  
喁喁若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  
失芒乎無色素隱曰芒音莫郎切悵然噤口不能言索隱曰悵音楊噤音  
禁劉氏音其端反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  
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  
日宋忠見西具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

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  
有日矣夫上下而不審不見奪精徐廣曰音所馴案離騷經曰懷椒捐而一婁之王逸云捐精米所以享神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索隱曰精者卜求神之米也言卜之不中乃可見奪其精米若為人主計不審則身無所處也此相去遠  
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  
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  
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  
義徐莊黃曰曾一作莊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  
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傳王墮馬死誼  
不食其母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索隱曰三言宋忠賈誼皆務華而

喪其身曰走絕  
其根本也

大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  
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  
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  
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  
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  
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  
卜筮問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  
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

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  
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  
而在傳曰富為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技能  
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  
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  
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  
名能以技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  
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  
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含苟生  
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

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為郎時與太卜待詔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取於五行者也

索隱述贊曰

日者之名

有自來矣

吉凶占候

著於墨子

齊楚異法

書云罕紀

後人斯繼

季主獨美

取免暴秦

此焉終否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史記一百二十七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史記一百二十八

索隱曰龜策傳有錄無書褚先生所補其叙事煩蕪陋略無可取○正義曰史記至元成間十篇有錄無書而褚少孫補景武紀將相年表禮書樂書律書三王世家崩成侯曰者龜策列傳曰者龜策言辭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

大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禘祫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著龜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

以草木徐廣曰一作革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  
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  
者乃取著龜已則弃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著  
久則不神至周室之下官常寶藏著龜又其大  
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為聖王遭  
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  
以為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為百  
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繫於精神也  
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  
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

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  
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  
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  
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  
效絕倫超竒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  
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死徐廣曰攘一作襄襄除也南收  
百越上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  
執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  
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立子明之屬富溢貴  
寵傾於朝廷至以上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

素有耻睡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  
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  
覺姦窮亦誅三族夫撻策定數徐廣曰撻音達一  
謂兩手執著分而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  
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  
武王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  
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左傳曰遇黃帝卒受彤弓  
之命獻八寶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  
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左傳曰靈王卜  
不吉投龜詢于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終被乾溪之  
卑余必自取之○索隱曰諛音火候反

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  
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  
人道索隱曰悖音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  
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  
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  
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徐廣曰蓮一作領領与著  
百莖共一根徐廣曰劉向云龜千歲而又其所生獸  
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  
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褚  
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

為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上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太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索隱曰此傳即太卜所得古龜之說也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著即蓍著音擣古擣字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即以籊燭此地徐廣曰籊籊也蓋然火而

籠罩其上上也音溝陳蜀涉世家曰夜籊火也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八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著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著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著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著莖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

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  
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  
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略  
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  
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  
深藏之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玉  
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徐廣曰一無不字許氏說  
淮南以為滋潤鍾於明珠致令岸枯也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  
江海藏於蚌中蛟龍伏之徐廣曰許氏說淮南云蛟龍屬屬也音決○索隱曰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

蛟當為蛟龍音龍注音決誤也

得百莖蓍并得其下龜以下者百言百當足以  
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  
長尺一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太卜官因以吉  
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  
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  
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寶傳曰取前足臙骨穿佩  
之徐廣曰臙音乃毛反臙臂○索隱曰臙音乃高反一音乃道字反取龜置室西北隅懸  
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為郎時見萬畢石  
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索隱曰按萬畢術中有石朱方  
方中說嘉林甲亥云傳曰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鷓鴣草無毒

螿對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

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徐廣曰正長也一作于

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正徐廣曰正長也諸侯

得我為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杆徐廣曰孤反林中者齋

戒以待凝然索隱曰按林名白蛇蟠杆林龜藏其中杆音烏謂白蛇當蟠杆此林中也凝音疑言

求龜者齋戒以待恒凝然也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佗髮

徐廣曰佗一作被索隱曰作音徒我切謂被髮也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

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歟南方老人用龜支牀

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

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

龜何為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

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

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

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

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

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

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

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

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索隱曰且音子余切泉陽人網

元龜者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

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  
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索隱曰宋元君  
也之臣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  
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為江使  
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  
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  
物也衛平乃授式而起徐廣曰式音物仰天而視月之  
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為輔副以權衡四  
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

王曰只少昔壬子

索隱曰今昔猶昨夜也以今日言之謂昨夜為今昔

宿在牽牛

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

正義曰漢大河

江河固期

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塞漢萬物盡留斗柄

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急

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

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為豫且豫且得

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

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為豫

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

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莊子曰得白龜圓五尺

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雲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虺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卻亟去也元王曰善

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爲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倉夏蓄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爲賢德厚而忠信故

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  
肉寡人貪其力下爲不仁上爲無德君臣無禮  
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  
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  
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  
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  
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  
爲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爲枯旱  
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  
必來此無佗故其崇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

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絕人  
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爲寶是不彊乎  
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桀  
紂暴彊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  
有暴彊之道江河爲湯武我爲桀紂未見其利  
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女事此寶慙駕送龜勿令  
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  
爲山立向而不壞地得爲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女  
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

土和反又○索隱曰誕音由  
爛切謾音漫又並如字

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

徐廣曰誕  
一作地音

佳麗而為衆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  
夏或者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  
時使然，故令主君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義，或  
為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  
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  
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  
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  
忽忽疾疾。徐廣曰：一作病。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正義曰：說文云：衣，服也。  
詞：諸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強，蝗之怪，謂之孽也。傳為單薄，聖人別其生，使  
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

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為之城郭。

內經間術外為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

室屋為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

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耰之。徐廣曰：音頁。交○正義曰：耰，覆種也。說文云：耰，摩也。

田器耰之耰之。徐廣曰：耰，除草也。口得所著，目得所美。

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

困倉不盈。正義曰：說文云：圓者，謂之困。方者謂之廩。商賈不彊，不得其贏。

婦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勢不成。大將

不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沒世無名。故云：彊者

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彊，無不

有也王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櫝隻雉徐廣曰隻一作雙

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鑄石拌蚌徐廣曰鑄

音子旋反拌音判索意曰拌割也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

大寶所在乃為天子今王自以為暴不如拌蚌

於海也自以為彊不過鑄石於昆山也取者無

外賢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

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

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

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

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為期聖

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

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

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

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

臣有眾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

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

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

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

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為

左彊誇而目巧教為象郎禮記曰目巧之室鄭玄曰但用目巧善意作室不由

法度許慎將至於天又有玉林犀玉之器象箸而

羹素隱曰箸音持慮反則管即筋為與羹連或聖人剖

其心壯士斬其脰脰音衡脚脰也箕子恐死被髮佯狂

殺周太子歷索隱曰按殺周石室太子歷在囚文

王昌之上則近是季麻季歷不被紂誅則其言近妄無容周更別有太子各歷也將以昔至明

陰兢活之徐廣曰兢一作競。索隱曰陰姓兢名也與之俱亡入於周地

得太公望興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

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

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

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

徐廣曰天子之居各曰宣室

人念其如此腸如涓湯徐廣曰涓音館一作涓。索隱曰涓非也是人

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

舉事而喜高貪狼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

為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

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

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

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為起小國見亡大國

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

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

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為使

通於天地與之為友諸侯賓服民衆殷喜邦家  
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  
以為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為暴彊  
也固以為常桀為瓦室出本日昆吾作陶張華博物記亦云桀作瓦器是昆吾為  
桀作紂為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索隱曰灼謂  
當薪務費人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章為  
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亂  
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  
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  
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書晦

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  
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  
桀武王剋紂其時使然乃為天子子孫續世終  
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  
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為聖人使  
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  
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  
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  
及也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索隱曰蓋欲神  
之以謝天之神也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

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  
刃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荆支上  
之必制其創正義曰音訓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  
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徐廣曰福音副聞于傍鄉殺  
牛取革被鄧之桐徐廣曰牛革桐為鼓也草木畢分化為甲  
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  
國最彊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  
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  
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  
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

衛平無言事百全至身而變當時不利又焉

事賢賢者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

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書方右畫圓日月

之明而時蔽於浮雲拜名臣吾射不如雄渠逢蚩門

新序曰英雄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為虎而射之應弦沒羽淮南子曰射者重以逢蒙門子之

法也禹名為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母

掾又奈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

而骨直空枯正義曰凡龜其骨空中而枯也直語發聲也日為德而

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月為刑而相佐見食

於蝦蟇蝟辱於鵠郭璞曰蝟能制虎見毛仰地淮南萬畢曰鵠令蝟反腹者蝟憎其意而心



○正義曰此等下至首  
俛大者皆卜北之狀也  
四月索隱曰音魚兩反○正義曰謂北首仰起

足開音免北首伏也 胗開索隱曰音琴琴胗謂北足歛也 首俛大索隱曰俛

五月 橫吉 首俛大正義曰俛

六月 首伏而大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巳

卜暮昏龜之徵也索隱曰徵音叫謂徵繞不明也 不可以卜庚辛

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日旦被龜索隱曰被音廢又音拂拂洗之

以水雞卵摩之而咒 先以清水澡之以卵被之正義曰以常月朝清水洗之以

雞卵摩而祝之 乃持龜而遂之若嘗以為祖徐廣曰一休視○索隱曰

祖法也言以為常法 人若已卜不中皆被之以郊東向立灼

以荆若剛木土徐廣曰一作十一○索隱曰按古之灼龜取生荆枝及生堅木燒之斬斷以灼

龜按土字合依劉氏說當連下句 卵指之者三正義曰言卜不中以土為外三度指之三周繞

之用厭不祥也 持龜以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梁

卵煇黃索隱曰梁米也卵雞子也煇龜木也音次第之第言燒荆枝更進而灼故有煇名一音梯言灼之以

漸如有階梯也黃者以黃絹裏梁卵以被龜也必以黃者中之色正土而信故用雞也○正義曰煇音題煇焦也言以梁

米雞卵被去龜之不祥令灼之不 被去玉靈之不祥玉

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占不信不

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向龜

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徐廣曰灼鑽之處物若木也鑽中已又灼

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

徐廣曰一作止各三即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

索隱曰尊神龜而為之作號夫子玉靈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

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刺徐廣曰音策○索隱曰數音所具反

刺音近策或刺是策之別名此卜筮之書其字亦無可覆也皆放此莫如汝信今日良日

行一良貞徐廣曰行一作身其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

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

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如袖龜之

靈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某欲求某物即得也

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盼內外

自隨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內外交駭

身節折不死首仰足盼卜病者崇曰今病有崇

無呈無崇有呈兆有中崇有內外崇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

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即

不得呈兆首仰足盼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胗呈兆若橫吉安

卜繫盜聚若干人在其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

擊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

胗首仰身首徐廣曰內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胗首仰若橫

吉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見首仰足胗有外不見足

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胗胗勝有外不見

足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胗首仰不來足

開首仰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胗外首仰不去自

去即足胗呈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

節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言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

身折節似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

自垂不孰足胗手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胗身節有疆外不  
疫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  
仰足開身作外疆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作身正內白橋不  
吉首仰身節折足胗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  
首仰足胗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胗內外相應不

得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  
胗首仰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  
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  
足開若橫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命  
曰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  
曰瘳不死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

出父母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  
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  
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官不徙  
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疾歲中無  
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亡人  
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  
買得追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  
市買不得真筮者毋真筮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胗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  
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  
者不來聞盜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  
官有憂居家多灾歲稼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  
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善  
言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甚  
霽不霽故其莫字皆為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  
故定以為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胗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  
不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

盜不見聞盜來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  
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  
人吉請謁追亡人不得亡財物財物不出得漁  
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盼以占病不死繫者夫出求  
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  
相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  
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母兵見貴人不  
吉請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  
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凶出求  
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  
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  
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  
不見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

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盼以占病不死繫者久毋傷也求  
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  
者來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  
不孰民疾疫少歲中母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

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卜曰毋瘳死繫者毋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

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不來徙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

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  
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盼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  
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  
行不行來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官有憂無  
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  
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  
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行行不行  
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  
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  
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命曰橫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  
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見貴  
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  
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  
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

不得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  
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母疾疫歲中毋  
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齊小吉

命曰鼠軌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  
來擊盜相見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  
憂見貴人吉歲孰民母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  
盜雨不雨霽齊吉

命曰根格以上占病者不死繫父母傷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

來擊盜盜行不合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  
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  
盜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盼外高內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  
不來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卜病不死有祟而市買不得居  
官家室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父母傷  
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  
出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  
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  
行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  
官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無死歲中毋兵見貴  
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  
外崇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  
會行行來聞言不來擊盜勝聞次眾來不來徙官  
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  
追亡人漁獵不得聞盜雨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胗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  
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  
行不行來不來擊盜有用勝聞次眾來來徙官不  
徙居官家室不吉歲不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  
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亡人不得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  
者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自橋揄仰上柱上柱足足胗  
以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  
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

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孰民疾疫  
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霽霽  
大吉

命曰頭仰足盼內外自隨上憂病者甚不死居  
官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  
不得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上來者來上曰即不至未來  
上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  
繫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

不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  
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  
病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  
者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  
得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內自舉足盼以上有求得病  
不死繫者毋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百事盡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上有求得  
病死環起繫留母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  
不見百事吉可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上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  
罪聞言母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上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  
罪無傷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上有求得病不死繫母罪  
行行來來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貉以有卜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母罪難  
出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  
見有憂不憂

此狐徹以上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  
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胗身節折以上有求不得病者死留  
繫有罪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上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  
留母罪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橫吉揄仰首俯以上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

繫難出母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橫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內外自舉以下病者

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胗內自舉外自垂以下病者卜

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胗內自舉外自垂以下病卜日

不死其一日乃死

為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內病者占龜未已急

死十輕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胗以下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

之母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

索隱曰按諸先生所取太卜雜占卦卦及命召之辭我燕辭重始無足採凡此六十七條別是也

外者人也內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也首  
俛者憂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胗者  
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胗者不至行者足  
胗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胗者不得繫者  
足胗不出開出其下病也足開而死者內高而  
外下也

索隱述贊曰

三王異龜

五帝殊卜

或長或短

若尾若玉  
江使觸網  
不衛其足

其記已亡  
見留宋國  
神能託夢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史記一百二十八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史記一百二十九

索隱曰論語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廣雅云殖立也孔安國註尚書云殖生也生資貨財利也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

正義曰雞狗之聲相

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

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

無行矣

索隱曰輓音晚古字通用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

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

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

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

索隱曰眇音妙論如字

故



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索隱曰予音与言貧而富自由无奪予也

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渴

鹵徐廣曰渴音昔馮鹵鹹地也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

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

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索隱曰言齊既富饒

能冠帶天下豐厚被於他邦故海岳之間斂袂而朝齊言趨利者也其後齊出表管子修

之設輕重九府正義曰管子云輕重謂錢也夫治民有輕重之法周有大府三府內府外府天

府職內職金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也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而管氏亦有二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

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

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

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

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

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

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

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

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

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

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各研故諺曰研以桑心筭駟案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漢上人姓辛氏字文子甘六先晉國二公子

也嘗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索隱曰韋叨云計然范蠡師也蔡謨云蠡所著書名計然蓋非也吳越春秋謂之計倪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則倪之與研是一人聲相近而相亂耳。計然曰知闕則修備時用則知物。索隱曰言知時所用之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索隱曰五行不說土穰也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索隱曰國語大夫種曰買舟水資車以待也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索隱曰言米賤則農人病也故云病農若米斗直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去。俱利平糶齊索隱曰著音張呂反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蓄

完物無息。索隱曰久停息貨物則無利以物相貿易腐敗而

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

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

賤取如珠玉。索隱曰夫物極貴必賤極賤必貴貴出如糞土者既極賤後恐其必賤故乘時出之如糞

財幣欲其行如土賤取如珠玉者既極賤後恐其必貴故乘時取之如珠玉此所以為貨殖也

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

得飲遂報讐莫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

會稽之耻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

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

漢書音義曰特舟也。索隱曰扁音浮於江湖。正義曰國語云勾踐

篇又音符珍反國語云范蠡乘輕舟

滅吳及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變名易

姓適齊為蠶夷子皮索隱曰大顏云若盛酒之鴉夷也

不許於物也按韓子云鴉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之燕子皮乃從之蓋范蠡也之陶正義曰括

陶山在齊州平陽縣東三十五里陶山之陽也今南五里猶

有朱公冢又云曹州濟陽縣東南三里有陶朱公冢又云在

南郡華容縣西未詳也為朱公索隱曰服虔云陶令定陶也朱公以為陶天

下之中諸佐以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

與時逐漢書音義曰逐時而居也而不責於人索

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

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

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徐廣曰故言富者

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什尼退而仕於衛廢著器財於曹

魯之間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居著猶居也著讀音如七十

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練索隱曰匿於

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

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

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

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索隱曰案

漢書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說教國以富而白

疆今此及漢書言克皆誤也劉向別錄則一云李悝也

主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

穀予之絲漆蠶出取帛絮與之食索隱曰食謂穀也太陰

在外穰正義曰太陰歲後二辰為太陰明歲衰惡至平旱明歲美

至西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外

積著率正義曰貯律二音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

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

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

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

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

平疆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

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

所長非苟而已也

倚頓用鹽鹽起孔叢曰倚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閭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

之曰子欲富當畜五犗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倚氏

倚氏故曰倚頓。索隱曰鹽音古按周禮鹽人云共苦鹽杜

子春以為苦讀如鹽鹽謂出鹽直用不練也一說云鹽鹽河

東大塩散鹽東海煮水為塩也。正義曰按倚氏蒲州縣也

河東鹽池是畦塩作畦若種菘一畦天雨下池中鹹淡得均

即賦池中水上畔中深一尺許以日暴之五六日則成塩若

白礬石大小如雙陸及暮則呼為畦塩或有花塩綠黃河塩

池有八九所而塩州有烏池猶出三色塩有井鹽畦塩花塩

其池中鑿井深一二尺去泥即到塩掘取若至一丈則著平

石無塩矣其色或白或青黑名曰井塩畦塩若河東者花塩

滴高起若塔子形處曰花塩亦曰即成鹽焉池中心有泉井  
水淡所作池人馬盡汲此井其鹽四分入官一分入百姓也  
池中又鑿金得塩坑闊一尺餘高而邯鄲郭縱以鐵冶  
二尺白色光明洞徹羊真之也

### 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保韋昭曰烏氏縣名屬安定保名也。索隱曰漢書

城在涇州安定縣作音烏氏姓氏音支保音魯可反。正義曰縣古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

遺戎王徐廣曰間一作奸不以公正謂之奸也。索隱曰謂畜牧及至衆多之時斥而賣之以求奇物也間

獻猶私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索隱曰謂戎王償

畜至用谷量馬牛韋昭曰蒲谷則具不復秦始皇帝

令保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

索隱曰漢書作巴寡婦其先得丹穴徐廣曰涪陵出丹。正義曰括地志云寡

婦清臺山俗名貞女山在涪州永安縣東北七十里也一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

此言正義曰音子兒反言負財則衆多不可此言量一云清清寡

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

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夫保鄙人牧長

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

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

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

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

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

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

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

索隱曰言重於耕稼也重為邪索隱曰重音逐靡反重者難也畏言不敢為奸邪正義曰重並逐拱反

言關中地重厚民亦重難不為邪惡及秦文孝繆居雍隙徐廣曰隙者間孔也地居

龍蜀之間要路故曰隙正義曰雍縣岐州雍縣也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索隱曰賈

音獻孝公徙櫟邑徐廣曰在馮翊櫟邑北郤

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西具武昭治咸陽因以漢

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曹地小人眾故

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

地饒厄徐廣曰音支烟支也紫赤色也薑丹沙石銅鐵徐廣曰出銅臨邛出

織竹木之器南御滇隸僂僂僮西近邛笮笮馬旄

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

口徐廣曰在漢中索隱曰言褒斜道狹綰其道口有若車轂之奏故云綰轂也

鮮索隱曰易音亦鮮音馮以所多易所

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畧畜牧

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正義曰要首要曰言要

東其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

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徐廣

曰堯都殷人都河內正義曰殷墟河內也周人都河南

正義曰周自平王已下都洛陽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

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

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

西賈秦翟正義曰賈音古秦關內也翟隰石等州北賈

種代正義曰上之勇反種在垣州石種代石北也徐

曰石邑縣也在常山○索隱曰楊平陽二邑名在趙之西陳

蓋衍字以下有陽平陽陳椽因此衍也言二邑之人皆西賈

於秦翟北賈於種代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慎慎

種代在石邑之北也日慎音慎慎技音堅慎瑣音瑣慎今以土名慎

好氣任俠為慎種直為慎中也○索隱曰慎音異慎技音實

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

時有奇羨索隱曰奇音羈羨音羊戰其民羯羗不均

晉之時固已患其僇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

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椽其間得所欲

趙中山索隱曰溫軹二縣各屬河中山地薄人眾猶

有沙丘紂淫地餘民紂淫地餘民通係之於淫風而言

之○正義曰沙紂民俗懷急徐廣曰懷急也音緇一仰機

利而食丈夫相聚遊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推

剽索隱曰推即推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徐廣曰多美

物徐廣曰美一作推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蹠徐廣

音帖張晏曰跕蹠也音躡跟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

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正義曰洛水本名一都會也

為跕也○索隱曰跕音所綺反

章水邯鄲在其地

一都會也

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

魯微重而矜節徐廣曰矜濮上之邑徒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徐廣曰衛君角

夫燕亦勃碣之間正義曰勃碣在西北一都會也南通齊

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索隱曰劉氏踔音卓一音勅

反亦遠騰貌也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

捍少慮索隱曰言如雕性之捷捍也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

桓夫餘索隱曰隣一作臨臨者亦却皆之義他並類此東縮穢貉朝鮮真番

之利索隱曰縮者縮統其要津則上云臨者謂却背之也○正義曰番音潘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

陰則齊齊帶山海徐廣曰齊世家曰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

多匿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

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

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揺怯於衆鬪勇於持刺

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服虔曰士農工商賈

也如淳曰游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

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齟齬索隱曰齟音則角反又音測齟反頗

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入衆儉嗇畏罪

遠邪及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

徐廣曰在滎陽芒碭以北徐廣曰今為臨淮屬巨野正義曰鄆州鉅野縣在鉅野澤也

此梁宋也徐廣曰今陶之浚儀。正義曰鴻溝以北至鉅野梁宋二國之地。陶睢

陽正義曰今曹州睢陽今宋州宋地也。亦一都會也徐廣曰今之定陶。昔堯作

游成陽如淳曰作起也。舜漁於雷澤徐廣曰在成陽。正義曰澤在

雷澤縣西北也。湯止于亳徐廣曰今梁國薄縣。正義曰宋州穀熟縣西南四十五里南亳州故城是也。

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

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二俗

正義曰越滅吳則有江淮以北楚滅越兼有吳越之地故言越楚也。夫自淮北沛陳汝南

南郡此西楚也正義曰沛徐州沛縣也陳今陳州也汝

故郢都正義曰荆州江陵縣故為郢楚之都。西通巫巴正義曰巫郡巴郡

東有雲夢之饒徐廣曰在華容。陳在楚夏之交正義曰夏

言陳南則楚西及北則夏故云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

慮徐廣曰皆在下邳。正義曰取音秋慮音閭徐即徐城故徐國也僮取慮二縣並在下邳今泗州。則清

刻矜已諾正義曰上音紀。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

也正義曰彭城徐州活縣也東海郡今海郡也吳蘇州也廣陵揚州也言從徐州彭城歷揚州至蘇州並東楚之地。

其俗類徐僮胸繒以北俗則齊正義曰胸其俱反縣在海州故繒縣在沂

州。正義曰縣言二縣之北風俗同於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

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

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

衡山徐廣曰都邾縣屬江夏。正義曰故邾城在潭州東南百二十里。九江正義曰九

陵陰陵故城在濠州徐廣曰高帝所置江南者丹陽也定遠縣西六十五里

江南秦置為鄣郡武帝改名丹陽正義曰案徐說非秦置鄣郡在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鄣郡故城是也漢改為丹陽郡徙郡宛城今宣州地也上言吳有

章山之銅明是東楚之地此言大江之南豫音長沙二郡南楚之地耳徐裴以為江南丹陽郡屬南楚之誤之甚矣

豫章正義曰今長沙正義曰今潭州也十三州志云有是南楚也其俗大

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正義曰楚考烈王二十二年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正義曰合肥

雜俗徐廣曰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徐廣曰鄱陽有之

治也言江淮之潮南北俱至廬州也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于越

黃金山山出金江州潯陽縣有長沙出連錫狀董董物之

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應劭曰董少也更償也言金也九疑徐廣曰山在蒼梧以南至儋耳者正義曰今

俗而揚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

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韋昭曰果謂龍眼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徐廣曰禹居陽程正義曰

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

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鄭

關徐廣曰按漢中亦作隕字武關武關而無鄭關蓋鄭當

中廣州南去京七千餘里言嶺南至儋耳之

地與江南大同谷而揚州之南越民多焉

與江南大同

武關在商州地理志云宛西通武關而無鄭關蓋鄭當

為徇徇水上有關在九州洵陽縣徐按漢中是也徇亦作鄒與鄒相似也

東南受漢江淮宛

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穎

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

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正義曰謂西方鹹地也

鹽鹵領南沙北正義曰謂池漢之北也固往往出鹽大體如

此六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

耕而水耨徐廣曰及藟反縣苴也正義曰言風草下種

也耨除果隋徐廣曰地理志作窳○索隱言舩蛤正義曰

搖音同上古少字也贏力和反果搖猶搖豐包裏也今楚越

之俗尚有裏搖之語楚越水鄉足蠔魚鱉民多採捕積聚搖

豐包裏莫而食之班固不曉裏搖之方言修太史公書不待

大遠地云乃故云果或贏蛤非太史公意班氏失之也

賈而足正義曰賈音自古言楚越地勢饒食地勢饒食無

飢饉之患以故皆窳徐廣曰音紫此窳苟且陋也謂

病也○索隱曰窳音使○正義曰按食螺蛤蚌物故多羸弱

偷生無積聚正義曰言江淮以南有水族民多食物朝

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

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眾

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

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

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

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

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

富廉賈歸富歸者取利而不富者人之情性所不

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

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

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推埋劫人作姦掘

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

禁走死地如鷲徐廣曰鷲其實皆為財用耳今

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袂躡利筴徐廣曰揲音吐目挑正義曰心招出不遠

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

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  
雪馳阮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  
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西方  
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糶也吏上舞文  
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  
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  
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  
不販糶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  
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  
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素隱曰謂無爵邑之

入祿秩之奉則曰素封素空也。正義曰言不仕之封者人自有園田收養之給其利比於封君故曰素封也。

食租稅歲率正義曰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

萬索隱曰戶率二百故千戶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

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

索隱曰息二千故百萬之家亦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

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漢書音義曰

隱曰按馬有四足二百蹄有五十匹也漢書則云馬蹄數千所記各異牛蹄角千漢書音義曰

七頭也馬貴而千足羊澤中千足彘韋昭曰二百頭水居

千石魚陂徐廣曰魚以斤兩為計也。索隱曰陂音阪漢書作陂音同。正義曰言陂澤養魚一歲收得

千石魚山居千章之材徐廣曰一作楸駟案韋昭曰楸木所以為轅音秋。索隱曰漢書作

千章之款服虔云章方也故孟康亦云三言任方章者千枚謂章大材也樂彥云款梓木也可以為轅者安邑

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書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

山巴南河濟之間千樹苾秋陳夏千畝漆齊魯千

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

畝畝鍾之田徐廣曰六若干畝厄茜徐廣曰厄音支鮮支也茜音倩

一名紅藍其花千畦薑韭徐廣曰千畦二十五畝此其

入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官田給之資也不窺市井

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

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

飲食徐廣曰會聚食。索隱曰醵音渠略反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

不慙耻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

正義曰言少有錢財則鬪智巧而求勝也既饒爭時正義曰既饒足錢財乃逐時爭利也此其

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

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茲富最下無巖處奇士

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

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

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巾門此言末業貧者

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正義曰釀千公釀酤醢醢云酒酤醢

醬千坭徐廣曰長頸罌也索乎四千飢徐廣曰大罌也索隱曰音都

且反漢書作儋孟康曰儋石罌石

罌受一石故云儋石一音都濫反

糶千鍾徐廣曰出穀也新橐千車船長千丈索隱曰摠積數長千

又木千章漢書音義曰洪洞方橐章材也舊將作大匠掌

並如竹竿万个徐廣曰古賀反其輶車百

乘徐廣曰馬車也正義曰正義曰車一乘

云箱轆及輪兩兩木器髮者千枚徐廣曰髮音休漆也正義曰顏云

以漆物謂之髮又音許昭反今關東俗器物一再漆者謂

之稍漆即髮聲之轉耳今關西俗云里髮盤朱兩義並通

器千鈞徐廣曰三十斤素木鐵器若厄茜千石徐廣曰百

石駟案漢書音義

馬蹄躐千徐廣曰躐若弔反馬八膠音料索隱曰埤蒼云虎骨謂八膠一曰夜蹄小顏云躐口也啼與口共千則為二百疋若顧胤則云上文馬二百蹄與千戶侯等此蹄躐千比千

乘之家不容亦二百則數謂九竅通四  
三而成一馬所謂生之徒十有三也  
牛千足羊彘千

雙僮手指千  
漢書音義曰僮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曰

牛蹄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

匹榻布皮革千石  
徐廣曰榻音吐合反駟案漢書音義曰榻布白疊也○正義曰顏師古曰

麤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重耳非白疊也  
漆千斗  
漆者厚之皂也按白疊木綿所織非中國有也

蘗麴鹽豉千釜  
徐廣曰或作合器名有甔孫叔敖云甔

鮐魚千斤  
漢書音義曰音如楚人言蒼紫魚與鮐魚也

鮐魚千石鮑千鈞  
徐廣曰鮐音鮐鮐魚也○正義曰鮐音族苟反謂雜小魚

也鮑白也然鮐鮐以斤論鮑鮐以千鈞論乃其九倍多故知  
鮐是大好者鮐鮐是雜者也徐云鮐鮐魚也鮐並各反謂破

開戶頭尾不相離為鮐謂之  
棗栗千石者三之  
謂之千

石也言棗栗三千  
狐五  
正義曰棗千皮羔羊裘千石

旃席千具佗果菜  
十鍾  
正義曰鍾六斛四斗果菜子

貨金錢千貫節駟會  
徐廣曰駟音祖助反馬儉也駟

節物貴賤也謂估儉  
會  
案漢書音義曰會亦是儉也節

其餘利比千乘之家  
貪賈三之廉賈五之  
漢書音義曰貪賈未

當賣而賣未可買而買以  
得二廉賈貴而賣賤乃四具故十得五  
此亦比千乘之

家其大率也  
佗雜業不中什二  
正義曰言

不在什分中得二分之一  
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

里之中賢人所以  
蜀卓氏之先  
徐廣曰早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

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

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葭萌徐廣曰屬廣漢正義曰

葭萌今利州縣也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

野下有蹲鴟徐廣曰古蹲字作踰駟案漢書音義曰水鄉多鴟其山下有沃野漑溉一曰大芋正義曰水鄉

曰汶音珉蹲鴟芋也言一州臨邛縣其地肥又沃平野有大芋等也華陽國志云以山郡郡安縣有大芋如蹲鴟也至

死不飢民工於市勿費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

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正義曰滇一作沮漢

書亦作滇池今益州郡有蜀州亦因舊名及漢江為名江在益州南入岷江非漢中之漢江也至僮千人

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治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

氏俱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

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

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韋昭曰優游間暇也然其

贏得過當愈於織嗇正義曰音色嗇各也言孔氏連車

之利乃得游閑公子交名然其贏計贏利過於所資家致

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

俗儉嗇而曹邠氏尤甚以鐵冶徐廣曰魯縣出鐵起富至

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貴貸

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

以曹邠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刀間獨愛貴之正義曰刀丁桀黠

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

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

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刀漢書音義曰奴自相謂

不將止為刀氏作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

周人既織漢書音義曰而師中尤甚正義曰師轉轂以

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

之中正義曰洛陽在齊秦楚趙之中其街巷貧人學於富

略陽東賈齊魯貧人學事官冢相矜以久賈漢書音

南賈梁楚是也數過官不入門設任此等故

### 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正義曰按其地合在關內張任氏之先徐廣曰高祖

侯○索隱曰上林賦云西馳為督道倉吏漢書音義曰

宣曲當在京輔今關其地也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

而任氏獨穿倉粟徐廣曰窖音校楚漢相距滎陽

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

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後而任氏折節為

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索隱曰晉灼云爭取賤

任氏獨取貴善索隱曰謂買物必取貴富者數世

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

餉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

重之塞之斥也正義曰孟康云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人能致富若此顏云塞斥者言國斥開邊塞

更今寬唐故橋姚得恣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

羊萬頭粟以萬鍾計漢書音義曰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人能致富若此

非也按斥開也相如傳云邊塞兵無斥是也橋姓姚名也言橋姚因斥塞而致此資風俗通云馬稱斥者俗說云相馬及君子與人相疋故云疋或說馬夜行日照前四丈故云一疋或說度馬從黃道得一疋韓詩外傳云孔子與顏回登山望見一疋練前有藍視之

果馬光景一疋長也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

封君行從軍旅齋貸子錢索隱曰齋音子積反貸假也音吐得反與人物云齋

周禮注齋所給與也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

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索隱曰貸音吐代反其

息什之索隱曰謂出一得十倍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

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埤關中關中富商大賈

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章家栗氏安陵杜杜氏

徐廣曰安陵及杜二縣名各有杜姓也宣帝以杜為杜陵亦巨萬此其章尤異者

也徐廣曰異一作叔又作較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

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

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

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

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織

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

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

拙業

徐廣曰古拙字亦作掘也

而秦陽以蓋一州

索隱曰漢書作甲一州服虔云

富為州中之第一

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

也而桓發用之富

索隱曰漢書桓作籍正義曰桓發人姓名

行賈丈夫

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

正義曰說文云載角者脂死角者膏也

辱

處也而雍伯千金

徐廣曰雍一作翁索隱曰雍音於恭反漢書作翁伯也

賣漿

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

徐廣曰洒或作細駟案漢書音

義曰治刀劍名○索隱曰洒音先禮反削刀者各洒削謂摩刀以水洒之又方言云劍削關東謂之削音尚亦依字讀

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

索隱曰晉灼云太官常以

十月作沸湯湯羊胃以木椒薑豈份之說暴使燥則謂之脯故易售而致富也○正義曰按曰月脯謂和五味而脯美故易售

馬醫賈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

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

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

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索隱述贊曰

貨殖之利

工商是營

廢居善積

倚市邪贏

白圭富國

計然彊兵

保參朝請

女築懷清

素封十戶

卓鄭齊名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史記一百二十九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史記一百三十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索隱

曰張晏云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為陰故命南方正重司天  
水正黎兼地職戶瓚以為重黎氏是司天地之官然司地者  
宜曰北正古文作此字非也案國語黎為火正以淳耀敦  
大光照四海又幽通賦云黎淳耀於高辛則火正為是也

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

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

應劭

為程國伯休甫字也○索隱曰重司天而黎司地是代序天  
地也據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胤二氏二正所出

各別而史遷意欲合二氏為一故物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  
非也然後按彪之序及于齊皆云司馬氏黎之後是也今物

稱伯休甫是重黎之後者凡言地即舉天稱黎則兼重自是  
相對之文其實二官亦通職然休甫則黎之後也亦是太史

公欲以史為已任故言先代天官所以兼稱重耳○正義曰  
居地志云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東二十一里周之程邑也

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正義曰司馬氏序云南正黎後

馬氏周史仗之索隱曰司馬夏官卿不掌國

後恐或有所據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張晏曰周

惠王襄王有子頹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

入少梁索隱曰左氏隨會自晉奔秦後乃奔魏自魏還晉

曰少梁後名夏陽也正義曰按春秋隨會奔秦其後自秦

州韓城縣南正義曰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

衛或在趙索隱曰何法盛晉書或在秦其在衛者相

中山徐廣曰在趙者正義曰何法盛晉書及晉譙王司

以傳劍論顯服虔曰出善傳劍也蘇林曰傳手擦論而

不能傳劍論兵書也索隱曰服虔云善劍解崩曠其後

也正義曰五恠反如淳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

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錯孫

靳徐廣曰一作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

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阮趙長平軍文穎曰趙

孝成時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索隱曰郵音尤李奇曰

秦記其地後葬於華池晉灼曰地名在郿縣索隱曰晉

四里正義曰括地志云華池在同州韓靳孫昌昌為

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崩曠之孫印為武信君

將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君索隱曰按晉譙

國司馬無忌作司馬氏系本云崩曠生昭預昭預生憲

憲生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印於殷索隱曰漢書云項用

封印為殷王漢之伐楚印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

生無澤索隱曰漢書作母澤並音亦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

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蘇林曰長安北門也贊曰長安城無高門○索隱曰

蘇說非也案遷碑高門在夏陽西北去華池三里○正義曰括地云高門原俗名馬門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十八里漢

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二十二里夏陽喜生談談為太

史公如淳曰漢儀註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

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贊曰百官表無太史公茂陵中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為太史令○索隱曰公者遷所

著書尊其父云公也然遷雖稱述其父所作其實亦遷之詞而如淳引衛宏儀註稱位在丞相上謬矣按百官表又無其

官且修史之官國家別有著撰則令州縣所上國書皆先上之而後人不曉誤以為在丞相上耳○正義曰虞喜志林云

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也按下文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又云卒三歲而遷為太史公

又云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又云汝復為太史公者皆遷自書之漢此文虞喜說為長乃書談及遷為太史公者皆遷自書之漢

舊儀云太史公秩二千石卒史皆秩二百石然瑣及章昭相譚之說皆非也以相譚

之說釋在武本紀也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正義曰唐書云星

則唐都也受易於楊何徐廣曰蓄川人習道論於黃子徐廣曰儒林傳曰黃

生好黃老之術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

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也正義曰布內反頽云悖惑乃也各習師書或於所見也

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正義曰張晏云謂易繫辭案下一句是繫辭文也

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各法

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

省耳索隱曰案六家同歸於正然所從之道嘗竊觀陰

陽之術大祥徐廣曰一作詳駟案李奇曰月令星官是其

拘而多所畏正義曰言拘束於日然其序四時之大

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

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

之別不可易也墨者正正義曰草云墨翟之術也尚儉

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索隱曰徧音徧徧然其

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

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

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名家流出於禮官古者各位不同禮亦

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按名家知禮亦異數是儉也受命

不受辭或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

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索隱曰贍音市豔反漢

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

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

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

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

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如傳

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散形神騷

索隱曰案六家同歸於正然所從之道

殊塗李或有傳習省察或有不省之日

之術大說今此作祥於義為跡○正義

曰顧野王云祥善也吉凶之先見也

時令人有所忌畏也

正義曰言拘束於日

儉後有徐策子傳其術也

索隱曰徧音徧徧

循言難及用也

如傳

索隱曰贍音市豔反漢

書作濇古今字異也

如傳

如傳

如傳

如傳

如傳

如傳

如傳

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

十二度二十四節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

謂日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云未

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

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

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

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

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

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

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

尺系隱曰自此已下韓子之文故稱曰也土階二塗茅茨不翦正義曰

茨以茅覆屋采椽不刮正義曰章昭云采椽棟榱也食土

簋徐廣曰一作韶駟案服啜土刑糲梁之食張晏

斛粟七斛米為糲糲曰五斗粟三斗米為糲音刺章昭曰糲

也○索隱曰服虔云糲糲米也三蒼云梁好粟也○正義

曰糲云簋所以盛節也刑所以盛羔天也土謂燒土為之即

瓦器也糲粗米也脫粟也梁粟也謂食脫粟之麤節也藜

藿之羹正義曰藜似藿而表赤藿豆葉也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

送死相棺三寸正義曰以桐木為棺厚三寸也舉音不盡其哀教

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

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

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索隱曰按

禮親親父為首尊尊君為首也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

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

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服虔曰繳音

也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不通大體也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

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

參伍不失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此不可不察也道家

無為又曰無不為正義曰無為者守清淨也無不為者生育萬物也其實易

行正義曰各守其分故易行也其辭難知正義曰幽深微妙故難知也其術以

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正義曰任自然也無成勢無常

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章平曰

物為制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正義曰因

時之物成法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正義曰因其力物之形成度與合也故

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索隱曰此出鬼谷子遷引之

義曰言聖人教迹不朽滅者順時變化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

正義曰言因百姓之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

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徐賈曰

款空也駟案李奇曰聲別名也索隱曰款空也申子云款言無成是也聲者名也以言實不稱名則謂之空空有聲也

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

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正義曰反混混者元氣神者之兒也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

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

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韋昭曰聲氣者神也枝幹者形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

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徐廣曰在馮翊夏陽縣駟案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龍門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其山更黃河夏禹所鑿者也龍門耕牧

河山之陽正義曰河之北山之南也案在龍門山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

索隱曰迂及事伏生是學誦古文尚書劉氏以為左傳國語系本等書是亦名之古文也二十而南

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

穴索隱曰越絕書云禹上茅山大會計更名曰會稽張敦吳錄云本名苗山一名覆金禹會諸侯計功改曰會稽。正義曰括地志云石箐山一名玉箐山又名宛委山即會稽山

一峯也在會稽縣東南十八里吳越春秋云禹案黃帝中經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左闕之填丞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全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皆環其文禹乃東巡登衡

山血白馬以祭禹乃登山仰天而笑忽然而卧夢見繡衣男子自稱玄夷倉水使者却倚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齊於黃帝之岳山若岩之下三月季更登山發石禹乃登宛委之山發石乃得金簡玉字以水泉之脉山中又有

一穴深不見底謂之禹穴史遷闕九疑索隱曰山海經云云上會稽探禹穴即此穴也闕九疑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泉在營道南其山九峯皆似故曰九疑張晏云九疑舜葬故窺之尋上探禹穴蓋以先聖所葬處有古冊文故探窺之亦搜採遠矣正義曰九疑山在道州浮於沅湘正義曰沅水出朗州相

水出道州北東北入海北

涉汶泗正義曰兩水出兗州東北而南曆魯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

之遺風鄉射鄒嶧正義曰鄒縣名嶧山名鄉山在鄒縣

禮之危困鄒正義曰括地志徐州滕縣漢蕃縣音翻漢末陳

子梓為魯相陳蕃子也國人為諱而改焉薛彭城徐廣曰嶧音亦縣名有山也

索隱曰鄒本音蕃案田褒魯記云靈帝未有汝南陳子游為

魯相子游大尉陳蕃子也國人諱而改焉若如其說則蕃改

鄒鄒皮聲相近後漸訛耳然地理志魯國蕃縣應邵曰邾國也音皮

過梁楚以歸於是遷

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

還報命徐廣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是歲天子始

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徐廣曰摯虞曰

洛陽。索隱曰張晏云自不得與從事正義曰故

陝巴東皆周南之地也

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交於河洛之間太

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

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

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相矣今天子接千歲

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

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

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

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

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

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

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發論詩書作春秋則

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案年表魯哀公十四

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

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

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

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

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索隱曰博物志

武里大夫司馬年二十八三細中徐廣曰細音抽索

書故事而次述之顏云細謂綴集之也石室金匱之書索隱曰案石室金

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李杲曰曰正為太史後五年適

史記正義曰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

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徐廣曰封禪序曰封禪則方靈罔

天下更始著紀於是。索隱曰虞喜志林云改歷於明堂班

之於諸侯諸侯羣神之主故曰諸神受紀孟康云句芒祝融

之屬皆受太史公曰先人有言索隱曰先人謂先代賢人也。正

也談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

今五百歲索隱曰案孟子稱堯舜至湯五百餘歲湯至文

王五百餘歲文王至孔子五百餘歲太史公此

言略取於孟子而揚雄孫盛深所不然所謂多見不知量也

以為傳氣育才皆有常數五百之期何異一息是以上皇相

瑞紀也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義曰太史公司馬遷也先人司馬

也也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

今五百歲索隱曰案孟子稱堯舜至湯五百餘歲湯至文

王五百餘歲文王至孔子五百餘歲太史公此

言略取於孟子而揚雄孫盛深所不然所謂多見不知量也

以為傳氣育才皆有常數五百之期何異一息是以上皇相

次或以萬齡為間而唐堯舜禹比肩並列降及周室聖賢盈

朝孔子之沒千載莫嗣安在於千年五百年乎具述作者蓋

記注之志士耳有能昭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

書禮樂之際立忌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

焉。索隱曰漢書讓作讓晉灼云此古讓字言已當上大夫

夫壺遂曰。索隱曰案遂為庶事秩二千石故位上大夫也昔孔子何為而作

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服虔曰仲舒也周道衰廢

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

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索隱曰是非謂褒貶諸侯之得失也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

討大夫。以達亡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

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

太史公引之以成說也。空言謂褒貶是非也。空立此文而亂臣賊子懼也。孔子言我徒欲立空言設褒貶則不如附見於

當時所因事之人。臣有僭侈篡逆。因此此筆貶以褒貶深切著明而書之以為將來之誡也。夫春秋上

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

猶豫。善善惡惡。索隱曰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也賢賢賤不

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

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

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

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

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

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達事。詩以達意。易以道

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

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去成數字誤也

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故云文成數萬也不得如張議但論經萬八千字

便為之誤。索隱曰註非也小顏云史遷豈以公羊之誤萬物傳為春秋乎春秋經一萬八千亦足補數萬非字之誤

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

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索隱曰案弑君亡國及奔走者皆失仁義之道本耳已者語

辭也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徐廣曰一云差以千里駟案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

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

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

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

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

蒙首惡之名為人君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

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

不知其義正義曰其心實善為之不被之空言而不

敢辭張晏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其罪也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正義

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

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

曰顏云為臣下所干犯也一也違犯禮義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

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

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

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

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者也。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

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

如淳曰：受，天也。清，和之氣也。正義曰：於音烏，顛云於歎辭。

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教化清也。

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

應邵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如淳曰：款，寬也。請，請來除守塞者自保不為寇害也。正義曰：重譯，更譯其言也。言來

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發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徐廣曰：天漢三年。正義曰：按從太初元年至天漢二年，乃七年也。而

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正義曰太史公舉李陵李陵降也幽於縲紲乃

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

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索隱曰案謂其義隱

微而言約也。正義曰詩書隱微而約省者迂深惟欲依其隱約而成其志意也欲遂其志之

思也昔西伯拘美里徐廣曰在湯陰演周易孔子危陳蔡

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正義曰即

呂氏春秋也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

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

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

來至于麟止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索

隱曰服虔云武帝至雍獲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遷作史記止於此猶春秋終於獲麟然也史記以黃帝為首

而云述陶唐者案五帝本紀替云五帝尚矣然尚書載堯以來百家黃帝其文不雅訓故述黃帝為本紀之首而以尚書

雅正故稱起自黃帝始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徐廣曰顓頊帝嚳堯舜各成

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曰台音怡悅也或音昭非也厥美

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索隱曰應劭云有本則紀有家

則代有年則表有名則傳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派苗裔商夏桀

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

正義曰音薛也

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

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酒諸侯不享作

殷本紀第三

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

昏亂既喪豐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

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其家之旅

索隱曰

即嶠之異音旅師旅也○正義曰穆公封嶠山軍旅之尸

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昭

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鏐

徐廣曰嚴安上書銷其兵鑄以為鐘

錄也○索隱曰錄音巨錄鐘也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

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

秦失其道豪桀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

救趙

徐廣曰宋義為上將號慶子冠軍

諸侯立之誅嬰皆懷天下

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

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霽

正義曰音殞

諸呂不台

徐廣曰無台輔之德也一日怡澤也不為百姓

所說○索隱曰安宋此贊本韻則怡澤為是也

崇疆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

幽友

徐廣曰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

大臣洞疑

索隱曰洞是洞達義共所疑

遂及

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歌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脩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二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已來至于太初下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疆弱之原云以世

徐廣曰一作云已也天漢序曰散義

依霍庶幾云已。素隱曰踵繼也。以當作已。世當作也。並誤之耳。云已也。皆語助之辭。○王義曰。言漢興已來百年。諸侯發立。分制諸紀。不能明其嗣有司。無所踵繼。其後乃云。疆弱之原。云以世相代。相不能有所錄紀也。作漢興

已來諸侯年表第五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墮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

六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既彊。七國為從。子弟眾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為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

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

俗則懷徐廣曰樂者所以感和人情人情既感則遠方殊俗莫不懷柔向化也比樂書以

述來古索隱曰來古即古來也言此樂書以述自古已來樂之興衰也作樂書第二

非兵不彊索隱曰此律書之贊而云非兵不彊者則此律書即兵書也古者師出以律則凡出軍皆聽律

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黃帝有聲故云聞律效勝負望敵知吉凶也

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牧野之戰而克桀紂

馬法所從來尚矣正義曰古者師出以律凡軍出皆吹於兵械尤所重望敵知吉凶聞聲傲勝負故云司馬兵法所從來尚矣乎太公孫吳王子徐廣曰王子成甫

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入蠻作律書第

三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

不容翽忽索隱曰案忽者物文之微也翽者輕也言律歷窮陰陽之妙其間不容輕忽也言翽忽字目忽一蠶口出絲也言律曆相治之間不容比微細之物也五

家之文佛異索隱曰佛音悖一音扶物反佛亦悖也案言金木水火土五家之文各相悖異不同也○正義曰五家謂黃帝顓頊夏殷周之歷其文相矣垂異

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徐廣曰論一作編

星氣之書多雜機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

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徐廣曰一云谷應用用則萬靈

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

渠書第七

維幣之行索隱曰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

書以觀事變第八索隱曰玩音五宮反巧音苦孝反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

書以觀事變第八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

弑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鳴夷信詬親越

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申呂肖矣徐廣曰肖音稍猶衰微索隱曰徐廣音訓不知從出案肖謂微弱而省少所謂申呂

雖衰也。正義曰肖音稍呂尚之祖尚父側微卒歸西

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徐廣曰繆錯也猶云纏結也權

智潛謀幽昧不顯所謂太公陰謀。索隱曰繆謂網繆也音

二又反謂太公繆網為權謀於幽昧不明者也。正義曰繆

策謂六韜三略陰符七術之屬也。番番黃髮番音安毛

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闢爭寵姜姓解云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

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疆

魯乃不昌嘉旦金滕作周公世家第三

徐廣曰闕一云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  
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  
燕易之禫乃成禍亂索隱曰謂王曾禫其相子之後卒危亂也嘉甘棠  
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  
鮮放度索隱曰案系家云管叔名也周公為盟大任十

子周以宗彊索隱曰太任文王妃十子伯邑考嘉仲悔  
過正義曰蔡叔度之子蔡仲也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  
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

作陳杞世家第六

牧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

之生衛傾不寧索隱曰衛傾公也南子惡蒯瞶子父易

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彊衛以小弱角獨後云嘉

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為奴武庚

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正義曰泓水名公羊傳云宋與楚人期戰於泓

之陽宋師大敗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禮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君子孰稱景

公謙德榮惑退行別成暴虐徐廣曰一云偃宋別成君生偃索隱曰

別音宋乃滅云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君子譏名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名仇少子各成師也

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

能成霸六卿專權正義曰智伯范中行韓魏趙晉國以耗嘉文

公錫珪密作晉世家第九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

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正義曰楚莊王都陳既

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各屈原好諛信

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南海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啟使歲時祭禹於越立宗廟商山之上封少康庶子

無餘於越使祠禹至勾踐遷都山陰立禹廟為文身斷髮始祖廟越云遂發也案今禹廟在會稽山下

喬鯀與處索隱曰喬音元鯀音龜既守封禺徐廣曰封禺山在武康縣南奉

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蠶嘉句踐夷蠻能修

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

十一

桓公之東大史是庸及侵周末王人是議祭仲

要盟鄭父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

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維驥歸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正義曰衰

楚為佐文尊王卒平為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

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

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

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  
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稔齊秦攻之既疑信陵  
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  
霸道作魏世家十四

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  
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  
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難適齊為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  
得政田和為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

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諸侯次心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  
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  
下制儀法垂六軌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

第十七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正義曰周

失其道至秦之時諸侯力事乎爭強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

風起雲集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  
家第十八成臯之臺薄氏始其誦意適代厥崇諸實  
栗姬復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

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漢既誦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為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為漢宗藩戍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正義曰游楚王字也祖高祖也作楚元王世

家第二十一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為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

激呂乃王琅邪林午正義曰謂祝午也信齊往而不歸遂

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

族為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

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

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

二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正義曰謂

華山之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

樂為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

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

家第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

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為大於細作留侯世家  
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為本謀  
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諸呂為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  
兵亞夫駐於昌邑以危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  
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國叛逆番屏京師唯梁為扞負愛矜功幾獲  
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為藩爰得其宜

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

夷列傳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

晏列傳第二

李耳無為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

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

穰苴列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  
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  
傳第五

維建遇讒爰及于奢尚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  
子胥列傳第六

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為師傳崇仁厲義作仲  
尼弟子列傳第七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  
作商君列傳第八

天下患衡秦毋厭食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

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  
張儀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徐廣曰一作襄雄諸侯擣里甘茂之策作  
擣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苞河山徐廣曰苞一作施圍大梁使諸侯歛手而事秦者  
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為率破荆  
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

往世興衰徐廣曰一作壤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為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

傳第十五

爭馮亭以權徐廣曰以一作反太史公譏平原曰利令智昏故云爭馮亭反權如楚以

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

列傳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為

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

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詢於魏齊徐廣曰詘音逆索不意而信威於彊

秦推賢讓位白詢音少候反詢辱也二十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

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為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

先君之耻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

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潛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即墨破走騎

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

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

生列傳第二十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

韋列傳第二十五

曹子七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為二

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為謀首

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為秦開地益眾北靡匈奴據河為塞因山為固

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

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

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

于咳下徐廣曰堤塘之名也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被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

二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為填潁川盧縮絕籍糧

餉作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我城陽漢得以間遂入

彭城作田儉列傳第三十四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

與之脫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蒼為主計救齊度量序律

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為藩輔作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繇常從高祖平定諸侯

作傳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索隱曰蒯音裴其字從蒯邑又音浮

徙疆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

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能摧剛作柔卒為列臣樂公不劫於勢而倍死

作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

作袁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

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  
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  
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  
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  
四十五

維仲之省

徐廣曰吳王之王由父省

厥滯王吳遭漢初定以填

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為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

山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

傳第四十八

勇於當敵仁無不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

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害欲知疆弱之

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去兩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

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為百吏

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噴職

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吳之叛逆甌人斬淩徐廣曰今之永寧是東甌也葆守封禺為

臣索隱曰葆音保言東甌被越攻破之後保封禺之山今在武康縣也作東越列傳第

五十四

燕丹散亂遼間蒲收其工民歛聚海東以集真

藩徐廣曰一作莫葆音普寒云葆塞為外臣作朝鮮列傳第

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印策之君請為內臣受吏

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

於无為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

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

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

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概徐廣曰一作既作汲鄭列傳

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姦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救人於危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徐黃曰一云不慨信

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

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疑滯人莫之害

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索隱曰按日者傳亡無以知諸國之俗今褚先生唯

記司馬季主之事也所用欲循徐廣曰一作徐論觀其大旨作日者列

傳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索隱曰其書既亡無以知其異今褚少孫唯取太卜

占龜之雜說詞甚煩無不能以剪其妄加穿鑿此篇不才之甚也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

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

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  
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如淳曰刻

王版以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

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如淳曰章程數之章術也程者

茂陵書水相為工用程數其中言百工叔孫通定禮儀

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

蓋公言黃老索隱曰蓋姓也音古蓋反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

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

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

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

故司馬氏世主天官

索隱曰案此天官非周禮冢事天官乃廣知天文星曆之事天

官且遷實黎之後而黎氏後亦物稱重黎以重本司天故太史公代掌天官蓋天官統六史之職言小史是歷代之職恐非

實事然衛宏以為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故太史談云予之先人周之太史蓋或得其實也至於余乎欽

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

索隱曰案舊聞有遺失放逸者

網羅而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

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

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

表索隱曰案並時則年曆差殊則亦略言難以明辨故作表禮樂損益律歷改

易兵權山川鬼神

索隱曰案兵權即兵書也遷沒之後

言兵也山川即河渠書也鬼神即封禪書也故云山川鬼神也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

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較漢書音義曰象黃帝

已卜三十世家老子言車三十幅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也。正義曰顏云此說非也言象星共繞北辰諸幅成歸車

羣臣尊輔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天子也

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

時立功名於天下索隱曰已音紀言扶義俶儻之士作能立功名於當伐不後於時也

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

為太史公書序索隱曰桓譚云遷所著書成以示東方朔亦忍其說未實蓋遷自尊其父著述稱之

稱亦忍其說未實蓋遷自尊其父著述稱之曰公或去遷外孫揚博所稱事或當爾也略以拾遺補

藝李高曰六藝也。索隱曰漢書作藝補闕此作藝謂補六藝之闕也成一家之言厥

協六經異傳索隱曰遷言以所撰取協於經異傳諸家之說耳謙不敢比經藝也異傳者如子夏易傳

毛公詩及韓嬰外傳伏正義曰太史公整齊百家雜語撰史記言其協

于六經異文整齊諸子百家雜說之語謙不敢比經藝也異

傳謂如公明春秋外傳國語子夏易傳毛公詩傳韓詩外傳

代生尚書大藏之名索隱曰言正本藏之山副在京師書曰府副本留京師也

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三千羣玉之山河平無險四嶽中繩

先王所謂策府郭璞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則此謂藏之名山

也侯後世聖人君子索隱曰此語也公羊傳言天子制春秋之義以侯後聖君子以君子

之為亦有第七十衛宏漢書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

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

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

十篇漢書音義曰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云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曰者

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新劇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

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

也。索隱曰：案景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取封禪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書取禮樂記兵書三不補略述律而言兵遂分歷述以次之。三王系家空取其策文以續此篇何率畧且重非當也。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王龜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雜說而無筆削功何蕪鄙也。

### 索隱述贊曰

太史良才

寔纂先德

周遊歷覽

東西南北

事覈詞簡

是稱實錄

報任投書

申李下獄

惜哉殘缺

非才妄續

##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史記一百三十

### 史記索隱後序

夫太史公紀事上始軒轅下訖天漢雖博采古文及傳記諸子其間殘缺蓋多或訪搜異聞以成其說然其人好奇而詞省故事覈而文徵是以後之學者多所未究其班氏之書成於後漢彪既依遷而述所以條流更明且又兼采衆賢羣理畢備故其旨富其詞文是以近代諸儒共所鑽仰其訓詁蓋亦多門蔡謨集解之時已有二十四家之說所以於文無所滯於理無所遺而太史公之書既上序軒黃中述戰國或得之

於名山壞宅或取之以舊俗風謠故其殘文斷句難究詳矣然古今爲註解者絕省音義亦希始後漢延篤乃有音義一卷又別有音隱五卷不記作者何人近代鮮有二家之本宋中散大夫徐廣作音義一十卷唯記諸本異同於義少有解釋又中兵郎裴駙亦各家之子也作集解註本合爲八十卷見行於代仍云亦有音義前代久已散亡南齊輕車錄事鄒誕生亦撰音義三卷音則尚奇義則罕說隋祕書監柳顧言尤善此史劉伯莊云其先人曾從彼公受業或音

解隨而記錄凡三十卷隋季喪亂遂失此書伯莊以貞觀之初奉勅於弘文館講授遂采鄒徐二說兼記憶柳公旨旨遂作音義二十卷音及周備義則更略惜哉古史微文遂由數賢祕寶故其學殆絕前朝史部侍郎許子儒亦作註義不覩其書崇文館學士張嘉會獨善此書而無註義貞少從張學晚更研尋初以殘缺處多兼鄙褚少孫誣謬因憤發而補史記遂兼註之然其功殆半乃自唯曰千載古良史難更然因退撰音義重作贊述蓋欲以剖盤根之錯節遵此

轅於司南也凡爲二十卷號曰史記索隱云

延喆不敏嘗聞於先文恪公曰國語左傳經之翼也遷史班書史之良也今吳中刻左傳郢中刻國語閩中刻漢書而史記尚未板行延喆因取舊藏宋刊史記重加校讐翻刻于家塾與三書並行於世工始嘉靖乙酉蜡月迄丁亥之三月林屋山人王延喆識于七十二峰深處



